禮疑

通禮 [illegible]

冠禮

昏禮

喪禮 [illegible]

經禮問答 六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七十四

禮疑

通禮

深衣制度 大帶 緇冠 幅巾 黑履

答閔士昂

深衣裳各削鋮縫一寸見於備要此則無疑而衣袂之各削亦如裳制鋮縫一寸否且其長二尺二寸則裁時加綴裳處一寸否

衣袂綴衣身處亦各削一寸削猶除也裁衣身時背後則二尺二寸之外復寬一寸前則斜長寬四寸矣此則見於家禮圖者然矣

答沈明仲

裁裳之法狹頭當廣頭之半云而其實狹頭過廣頭之半若依此裁之則狹頭通長八尺八寸廣頭通長一丈七尺六寸各除鉞縫二尺四寸則狹頭屋六尺四寸廣頭至一丈五尺二寸上太狹而下太廣不合於度矣今須狹頭半廣頭而過二寸廣頭倍狹頭而小二寸始無有餘不足之患如何

深衣制度來示云狹頭通長八尺八寸廣頭通長一丈七尺六寸云云竊恐猶未仔細也若以算法度之則狹頭當爲八尺七寸九分六釐有奇廣頭當爲一丈七尺五寸九分二釐有奇矣然家禮不用此法只

以狹頭九尺六寸除兩邊縫一寸而爲七尺二寸以
廣頭一丈六尺八寸除兩邊縫一寸而爲一丈四尺
四寸矣若考裳之本註則可見矣
交解十二幅縫合爲一則上頭圓曲而連綴於衣
則其形一直一圓而不合若直截裳頭則幅從而
廣若衣身隨裳圓裁則不但前後長而左右短亦
與四尺二寸之法不合未知如何
裳十二幅連綴爲一則其裳有圓圍之形矣故家禮
補註於身長二尺二寸之外又加一寸而亦使之圓
殺使合於裳之圓圍按圖可見矣
加領處裁去三寸而綴裕二寸則裳之兩傍各剩

一寸參差不整若除裳傍二寸則不滿七尺二寸之數而幅之廣狹亦差異矣家禮不言尺度則或者領廣三寸而緣廣二寸也耶裁去三寸之文出於補註則或不必盡信只裁二寸則似無餘欠而但領太狹不便於着如何

裳之狹頭七尺二寸也衣全四幅除六邊之各一寸又於當前兩邊裁入三寸而還綴領二寸則通四幅爲八尺矣以此八尺合於裳之七尺二寸則衣有餘而裳不足故裳之綴衣處縮於衣身按圖可見矣

答李聖彌

深衣領家禮不言幾何而只言緣二寸若依古禮領

二寸則所謂緣二寸盡掩其領而無餘矣然則無設領之意故家禮補註依古禮領二寸緣寸半爲正故今人依此爲之然有違於家禮之制未知如何也領之長當與衣身齊而所謂加緣於其上者指領而言也然寸半之緣當幷加於裳傍及下際也

答孫晦錫

曲裾條鄭註所謂續衽鉤邊盖謂連續裳傍之衽不使分開者是續衽也又覆縫其餘不使辟戾者是鉤邊也先生初年誤以鉤邊爲後世之曲裾遂以一幅布裁爲兩幅之制矣其後追覺其誤而去之矣所謂鄭註即鄭康成所撰也

答或人

深衣加領之制玉藻謂袷二寸緣寸半家禮不言袷尺度幾何只言袂緣廣二寸瓊山丘氏曰宜如古禮用布濶二寸長如衣身爲袷而加緣寸半於其上庶全一衣之制丘氏此議則是矣至於論衣裳連綴之制吳與敖繼公謂衣六幅裳六幅通爲十二幅吳草廬謂裳以六幅布裁爲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丘氏乃曰但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不可良以敖說爲是蓋衣裳各六幅象一歲十二月之六陰六陽也又曰身用布一幅袖用布一幅別用一幅裁領又用一幅交解裁兩片爲內外襟

綴連衣身則衣爲六幅云此言則乃謂不計袖用之一幅而身用二幅中屈下垂爲前後共四幅又用內外襟解裁之別幅合爲前後共六幅云也又曰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片後六片如舊式前四片綴連外襟二片連內襟上衣下裳通爲十二幅則於深衣本章文勢順矣云此言殊極未審衣身一幅綴裳狹頭三片乃舊制而今謂衣身用六幅則後爲兩幅而前則合內外襟別幅當爲四幅也裳後六幅綴於衣後二幅則宜如舊式而裳前六幅綴於衣前外襟兩幅之下則內襟兩幅之下何以處之且以二片連綴內襟之下云衣全幅只綴

裳狹頭二片則一片綴後當空闕也襟幅之腰又全空闕何以處之又曰領之兩端各綴內外襟上穿着之際右襟之末斜交於左脇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脇自然兩領交會方如矩矣云然則衣身之前合內外襟爲四幅分明也其於綴裳信如右議差池必矣丘氏之論似巧而反拙似詳而反略使後人惑之滋甚可歎也要當一依舊制衣身兩幅中屈爲四幅以裳六幅連綴于衣後兩幅以裳六幅分綴于衣前兩幅則衣裳交綴似不差池也領之廣以二寸微直而加之則雖未方正而亦可得以交掩如圖之式丘氏用別幅之說固不足取信

也今依此式試造之以俟識者未知何如
所示丘氏深衣之說其內外襟續裳之制既多寡不
齊而又有空闕之處誠如來示所疑矣然其所謂身
用布一幅袖用布一幅別用一幅裁領又一幅裁爲
內外襟云者只是四幅而非六幅也竊意身用布一
幅之一袖用一幅之一皆是二字之誤若作二字看
則恰是六幅矣來示以爲不計袖用之一幅而以身
用二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爲四幅又用內外襟前後
共爲六幅云者恐不然蓋丘氏之意必用裳六幅衣
六幅以合深衣篇所謂制十有二幅之文今如來示
除兩袖二幅而只以衣身四幅內外襟前後二幅共

爲六幅則其兩袖二幅及領一幅之數將置於何處耶是將合爲十有五幅矣旣非丘氏本文之意而又不應於深衣十二幅之文幸須以鄙說更考丘氏說如何若如鄙說以衣二幅袖二幅領一幅襟一幅共爲六幅而與裳六幅合之則恰成十二幅也然旣異於家禮之制則恐不必深求也如何

答沈明仲

大帶再繚之爲兩耳○聞先生以再繚爲再圍腰云未知果然否詳此文勢自再繚以下言其爲兩耳之法耳豈再圍腰之云耶況諸圖皆無再圍之文而亦不便於着也如何

再繚玉藻論大帶處大夫四寸士以二寸再圍於要而亦爲四寸家禮再繚之文似出於此而但其文在於結於前之下勢殊窘碍常以爲疑欲質於知者而未果矣幸須博考以示如何

答朴受汝

家禮大帶本註終有所難解者先言結於前而後言再繚似是文勢倒置矣無乃後人誤解而然耶若以再繚之繚字爲結字意看則繚字本意終有所不然者於祠堂章繚以周垣之繚可見矣用四寸夾縫則明是二寸若不再繚則禮記四寸之制終始不成矣無乃與古制相泥耶此實尋常所疑者故還以奉質

帶字或用字之誤耶及字家禮作乃來諭所疑反字亦未知其果然否也

答李汝九

大帶繚結先生平日以再圍於腰而結爲兩耳爲是故先親襲時依此行之則人頗有非之而固爭者然深信先生平日之教故終始不撓矣即考喪禮備要圖子則分明一圍而結之然則爭論者莫亦有見於此而然耶以原註再結之文見之則決非一圍而沙溪先生所定者如此何歟

大帶再繚禮記本文分明可考矣恨未及先師在時而奉質也

答沈明仲

緇冠其制方耶圓耶圓則雖便於着而不便於綴五梁方則既明於廣袤之別而五梁亦無縐褶之患如何且五梁之高甚短不容掩髻此尤可疑也緇冠頭圓故着於頭者無不圓矣來示所謂圓則不便於綴五梁者未能曉解武既圓則梁亦隨其圓而接着矣未見其不便也髻高者不得容於八寸之梁誠如來諭之云如此者不可拘於八寸之文也

答閔士昂

緇冠只用家禮寸數則髻大者高濶頗不着不得已當稍寬其寸數以相着爲度矣如深衣袖雖以一幅

爲準而一幅不能反屈及肘則不拘於一幅亦此類也

答沈明仲

幅巾無巾額之文與大全說不同何耶

幅巾無巾額之文家禮與大全互有詳略兼看相足可也

答權思誠

黑履深衣章所謂白絢縇純綦者是也先師嘗言今之唐鞋相近竊恐然也如何

居家雜儀

答俞弼卿

出必告註飲至之意可得聞乎

左傳註告至于廟而飲酒

答閔士昺

子婦之未敬未孝者可放可出云婦則以義合者固可出也子乃天屬之親何可放乎

尹吉甫惑於蜂蠆之譖而出其子雖儀之言似指此等事而言然不可以吉甫之信譖爲是也

答孫晦錫

冬至朔望共拜家長條所謂長兄長姊分立門左右受弟妹拜訖各就列共受卑幼拜云者謂弟妹既拜兄姊訖弟就兄之列妹就姊之列共受卑幼拜也非

謂就家長前原位也前輩謂兄弟一等之親後輩謂子姪一等之親也

答尹爾和

三寸姑稱從子似不當稱姪亦未安何以稱之

程子於伯叔父亦稱姪胡文定改以猶子朱先生以爲稱姪無妨今於姑母稱之正所宜也何以爲未安也

答或人

從父從兄據禮家說則只用於同姓之親惟母之姊妹謂之從母而已

答李季周

具文懿於台監與沈青陽有閒然外曾祖外更無可稱之屬難可義起矣自稱則彌甥二字甚當此蓋出於左傳而我東先輩亦多稱之矣鄭林塘於我先祖雙清堂爲外孫而清陰又林塘之外孫故於雙清堂自稱爲彌甥矣

答朴和叔

外族中國待之之道甚疏我國則不然雖不敢制服而限八寸稱以兄弟親愛亡甚間者此已推之太遠至於八寸兄弟之子於其父之兄弟宜不得以親屬爲名而只當以長者嚴事但其父則自稱兄弟而其子便將路人視之亦似不可若以戚

丈稱彼以戚末自居無所背否

古人以服之精麤爲親疎東俗於無服外親拖引太長恐非古義然朱子於程允夫實外黨再從則是無服之親而猶稱以吾弟於允夫之父則稱叔父此豈不可爲法耶然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此以同姓言也同姓猶止於五世則異姓尤當有隆殺之義也

答閔士昺

異姓姊妹爲外三寸妻則稱號與其喪服當何從是禮所謂兼親當從其服之重者耳

答李君晦

妻之祖於書札則前面書上書某宅執事此一款
聞命矣若於他文字則以何稱之乎
妻祖稱之於他人則依俗稱丈祖恐無害也
外舅之弟年歲相若則以友交之既聞命矣妻之
三寸姪妻之弟亦當相友耶姑之夫呼叔姊之夫
呼兄不知始自何代而既曰叔與兄則年歲雖等
相與爲友恐有所妨如何
姑夫稱某姓姑夫而不敢呼字見於小學以爲晁氏
家法之美此於東方俚語稱呼未知如何而其尊之
之意則可見矣今人年輩等則輒呼字而友之甚不
可也妻之弟姪有才德可友則何可不以友相待耶

朱先生於勉齋亦待以朋友之禮矣

冠

冠禮

答沈明仲

冠禮條父母無期以上喪○冠禮毋無所事則雖有服似無不可行也如何且昏禮言身及主昏者而不言父母此則言父母而不言身及主者何也此主夫宗爲言則冠昏者之父母是爲主人此則似可通看而其所以不言身則終有可疑者未知何如

冠禮固有父母因爲主人者亦或有不然者矣子冠

而有母拜之文安得謂母都無事也冠昏禮雖有言身不言身之異愚常以爲可互看而諸議有不然者方與和叔老友往復而未能歸一耳

答郭智叔 始徹

期服中冠昏家禮雖有異同之文同春嘗言可以互看俱不可行和叔則以爲冠不可行而昏則可行愚於二者未知其孰是也禮有因喪冠之文 國恤成服時冠之可也若於 國恤葬後行之則其節文未有所考不敢杜撰也

答俞弼卿

冠禮只言父母無期以上喪而不言身昏禮言身

而不言父母何也家姪冠禮擬行於今月適其本生叔母喪出未葬而其服降爲大功又以童子而降爲七月矣父母之服則乃緦也雖以家禮冠昏二條互看似無未安之理而或者曰服雖降而輕本是三寸叔母則未葬前行冠禮恐有未安未知此果何如

冠昏時遭服或言身或不言身者誠有所不敢知者而或云互見以備者似近之而亦不敢必也本生叔母旣降大功又以殤而降七月則其未葬前似無嫌於行冠禮而但儀禮降七月者猶係大功則於其未葬行此吉禮實非家禮之意未知如何又成人之降

殤家禮有明文而殤之降成人只見於通典亦難據此以爲不易之定論亦未知如何又人家或有經年不葬者若待其葬則冠昏有失時者故先師嘗謂過三月則雖未葬當以己葬處之此恐合於人情禮意也

答李同甫

禮大功之末可以冠禮則冠禮不是繁華設樂之儀有服者未見其不得臨教節目也且雖重服既葬則便許飲酒食肉此與葬前有間矣武王既葬周公冠成王使祝雍作頌其辭甚文古人於禮事雖喪中不以爲嫌也惟家禮冠禮有期服人不得爲主人之文

既不得爲主則爲賓亦似未安須參酌古今禮而取中處之如何若行禮後不與所酬酒饌以示褒則似宜矣

答申曼倩 昜

緦麻成服後卽許飮酒食肉則冠禮之行於是日亦似無妨然若以一日之內吉凶相襲爲未安則稍退亦可須量處之

答或人

無母者外祖父母服中可以冠昏旣聞命矣第葬前終似太迫且雜記之說又有云雜記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者旣葬後方許冠昏未知如何家禮附註朱子

曰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凡遇功緦之喪皆蔬食終其月此可爲法又夫全劉琪神道碑稱內外功緦之慽必素服以終月數云云以此觀之則外祖父母服中不欲冠昏自是好意恐不可以國俗重外家之謬峻斥之也伏未知如何

無母者外祖父母服中冠昏之疑鄙意終有所滯礙也小功葬前不許冠娶雖見於雜記然朱子既斟酌古今定爲中制而只限大功未葬則今何敢遽舍朱子之訓而從雜記之文乎況古禮之不可行於今者何限而獨於此堅守乎呂與叔墓誌一款今人亦固行之矣大抵今人於本宗小功雖新死不復拘於吉

禮而獨於外服加察故前日有東人重外家之說矣今人若於本宗一切受用如雜記則雖非朱子之訓豈非甚善乎蓋本宗雖百世婚姻不通而古人爲舅壻者甚多其輕重之倫豈不懸絕而吾東則一切反之矣

答郭智叔

國恤中冠禮玄石以爲不可行未知何如

國恤中冠禮玄石旣以爲不可則昏禮亦不可行矣同春互看之說與此自不同大槩旣無明白可證之文則不如姑徐徐爲寡過矣

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恐此謂大宗子有

故命其次宗或其父行之於大宗祠堂非謂行之於小宗及其父之家也其祝辭曰使介子云云若行於小宗之祠堂則大宗子似不得爲主而無攝告之舉如何

命其次宗子云云者雖自冠其子而必告於大宗之祠故其祝板亦以宗子爲主

答權思誠

示喻冠昏爲主竊謂支子與宗子同居者宗子有故則自爲主而告于廟恐非設虛位於私室也盖古禮冠位皆在廟中而家禮祠堂章祝文式有非宗子不言孝之文據此宗子有故支子必於廟行事可知也

不然繼高祖之宗子有故何不設高祖位於私室而必命次宗子乎廟雖相遠必就而行之恐爲得禮也未知如何

答沈明仲

冠禮當行於高祖廟而地遠或有故則行之於禰廟亦不害理否

繼高祖之宗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次宗子謂繼曾祖或繼祖之宗子也其父謂繼禰之宗子也據此則行之禰廟家禮已言之矣復何疑乎若是繼禰者之弟則亦當告於其禰廟而自冠其子矣

答李君晦

冠禮告祠堂註某之某親之某初某字宗子之自稱而某親云者指堂弟堂姪或堂兄堂叔之稱耶只云某親而不當舉其各耶

某之某親此二某字來示皆是最下某字是將冠者之名某親之下當書其名蓋父前子名禮也

答沈明仲

小註南北以堂深○設洗於東階之南當榮之處而北去堂之遠近以堂之淺深爲度耶

堂從南端至北壁其深三丈則設洗亦自堂之南端南至于庭者亦三丈也

截其北爲室○西爲室東爲房而此說如此可疑

北宇上或脫西宇耶

凡堂室之制北爲房室而南爲堂矣今無廳事無房室故以帘幕權設爲房倣古制也

衆子冠位少西南向○少西者避長子之位也所以南向者何意

長子西向故次子避而南向也

答或人

支子凡冠昏不敢爲主而宗子主之則支子立於宗子之右隨尊卑進退其位祭禮則主人以下皆北面支子而卑者在右少退宜矣冠禮接賓時必東西相向而居其右何歟

尊者在外卑者在內故也

答李君晦

冠者非宗子之子則序立時其父以尊卑少進少退於宗子之右而拜賓揖賓無隨宗子行之之文何歟

冠禮宗子迎賓而拜之禮也若其父與祖亦拜則是二主也

冠禮宗子迎賓而拜則其父若祖不拜敬承明教而似聞同春先生行子冠以宋監役光枓氏爲主人而先生亦隨而拜揖云然則不能無疑敢此更禀伏乞指教

曾子問曰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吊哀公爲主客升自西階公拜與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吉禮若與喪禮無異則冠禮其父亦拜恐有二主之嫌然今之受吊者兄弟皆拜以此例之則亦無兩主之嫌耶未可知也

答朴和叔

賓揖將冠者立于席右右乃席之北則冠者將南向立於房外而向席否

來示恐得之但冠者立於房外是一節賓揖將冠者立於席右又是一節而今來示合而爲一恐失照勘也

答李君晦

賓揖將冠者註賓降盥主人亦降而於再加三加皆無此節無乃闕文耶采履及鞋其制與履如何靴則與今制同耶履靴用納字鞋用繫字納與繫有間耶

據儀禮則再加三加賓盥如初而主人皆亦降矣家禮則省之耳履古今註履卽舄之制鞋丘儀有布鞋皮鞋之文盖以布皮爲之者而其制未詳然其形淺而以組繫之故於鞋言繫履與靴其形深故言納也

答閔士昻

再加三加皆言帶而初加則不言帶三加言徹帽

而再加則不言徹冠巾何也

可互看

履鞋之制履則今之唐鞋而鞋則今之革鞋耶

革履謂之鞋又履之無約謂之鞋

答沈明仲

問解以程冠代幅巾而不言無深衣則代用何服何也深衣則不可代以他服耶如不得已而代用則當用何服尼山尹丈以爲初加當用緇冠幅巾不可用程冠再加皂衫三加公服當一依家禮不可他求此論雖正鄉曲貧士決難備具而況皂衫之制世所罕傳則服不備而廢禮無難伏乞參酌

下教

老先生程冠之說是出於不得已也蓋以爲與其以無幅巾而廢禮毋寧用此而成禮之猶爲愈也蓋本先賢所歎拘於小不備而歸於大不備之說也尼山以爲必用緇冠幅巾是肉糜之說也皂衫如今黑團領凡上衣之染黑者皆可用也初加若無深衣則用朝服亦可蓋古禮初加服玄端玄端是朝服也禮曰朝玄端夕深衣是玄端與深衣相對而今世朝服又近於玄端矣

答俞弼卿

冠禮再加加笠子服常服既得聞命矣幅巾深衣

非人家常有者如不得則以何冠服代之而三加代以儒巾則服皂色團領耶

據古禮則初加只加緇布冠若無幅巾則只用緇冠恐無妨古禮初加用玄端玄端尤不易然只用玄色服則略有據矣沙溪先生嘗答此問曰無幅巾則以程冠爲初加三加之服據家禮則用公服當用今世學校所服之服矣皂衫則家禮用於再加今用於三加未知如何

答沈明仲

嘉薦令芳〇家禮無設脯醢之文而祝辭云云恐不得不設也如何

祝既有嘉薦之文則何可不設耶

答朴和叔

家禮冠禮云伯某父仲叔季惟所當正與論語八士之稱同矣禮經之只言伯叔蓋錯舉以見其餘如四時之只言春秋四德之只言仁義也父之兄弟衆多則其最長者稱伯第二稱仲第三以下皆稱叔最末者稱季似當然亦未見經據也至於堂從以下亦當如是稱之耶古人行第有劉九十者只言同父則不能如是之多若云通堂從以下而言則未知止於三從耶抑通一姓而並第之耶愚自少質問於先輩而未聞端的之論幸有以指教之

答李君駿

冠者見于尊長註冠者拜父母爲之起附註單舉母爲之起抑其意以爲母則可起而父則不可耶

此禮今亦可行而不駭於俗耶

附註單言母起此承冠義母拜之文而言故不言父矣父母爲之起今世皆行有何駭俗之理耶葉氏謂母及兄弟比於父有所屈故拜之而父則不可屈也今附註之不言父或出於此耶

笄

答孫晦錫

笄條以其黨爲稱者如金生員家李進士家之類

答李君晦

賓至註不用贊者○儐者亦不用耶

笄禮但言不用贊則其用儐自當如例矣

答孫晦錫

祝不能則省者婦人或有不能文者故云

答李君晦

乃字註女士○女子稱士何義也女子則笄後無見尊長之禮耶

女士女而有士行之稱也其無見尊長之禮按王氏曰幼女多羞家禮省此禮者豈亦爲此也耶

昏禮

議昏

答李君晦

古人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然則男子有室當在於妹嫁之後得無越次之嫌乎今若拘於形勢次女之昏先行於長男未娶之前則如何

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是禮也女子雖少而嫁先於男者理勢然也寧有越次之嫌乎故禮曰男女異庠

答朴和叔

聖人以女子十五爲有適人之道而以二十爲言其極也據此則二十而以喪不得嫁者已不幸而失時

矣亦何待三年畢後又待一年而後嫁也此於人情天理有所不然者故每以疏說爲是也勉齋既爲此續通而已經朱先生之眼目則是皆爲先生之所取也就其先生所取之中而下一欵則渙然無疑上一欵則尚今未解然其未解乃在此之昏惑而不在彼故每於朋友欲講袪其所未解而已非敢取此而捨彼也

二十三年而嫁之說謹聞命矣惟鄙意則每疑經文所謂父卒則爲母三年自是父卒後爲母之常禮未見其必欲別於父卒三年內母卒之文也其所謂則字正對下文父在爲母期之文此則字何嘗有他意

也疏說欲證成此意故必引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文曲爲左驗自常情言之則似是節上生枝支離蔓延之說也然勉齋續撰通解時旣已收錄此疏而又引諸經之文而曰並此條通用互考況此喪服篇則老先生以爲此篇已略修定似有條理又曰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然則其不敢輕議也審矣竊謂其服旣除則雖曰心喪而自是無服之人故可嫁而無嫌也耶爲父壓屈而其哀痛之猶在則無間於已嫁未嫁而已嫁者旣許其歸于夫家則未嫁者之嫁恐無異同也老先生及勉齋之取此疏其意或出於此耶且彼疏所謂則是以嫁者之心喪而言也鄙家則以嫁

者之父之心喪而言也其輕重又有在矣又家禮只言主昏者之有期服而不言心喪則未知期服與心喪同異之如何耳鄙家初欲以老先生取疏說之意行之而勿疑矣以諸君子之論猶未歸一稍退昏期拱而俟之伏乞更示如何

答孫淳錫

昏禮疑義吾意家禮既明言有朞服不可主昏故有來問者則以此答之儀禮疏則雖己之心喪亦當行禮況於主者之心喪乎以此意其不妨也今諸議競起姑不敢自主已見矣蓋心喪雖哀戚未忘而自是無服之人故自與朞服有間禮經以義裁之而奪情

者或有之矣恐不可以家禮之不可而妨奪於禮疏之可也老峰與李台結昏非朞服也是親喪故吾嘗覯之矣父在母喪自不敢議昏云者是已之昏姻也朱先生以爲三年內議昏則是與乘喪嫁娶無異云故嘗因事陳達矣與今日事不相干也復享之言有不可曉者心若有疑則何所嫌而不以相語也且萬宗事以朱先生答李繼善問揆之益無所害繼善之母方在三年喪服中今尹母則只心喪而無服也今日所爭只有一說朱先生若以爲心喪不可主昏同於服朞則何以不許朞服於家禮而乃收許心喪之疏說於續通解耶今日決此聚訟者只在於此耳

答朴和叔

冠禮云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云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此未知爲互文之義否抑有以也

恐是互文也蓋昏重於冠豈有父母有重喪而可以行之者乎

向年嘗以冠禮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兩文交互奉稟教以當通看因與子仁往復不得已以此爲定而區區心常不安矣蓋一則曰父母一則曰身及主昏已非可通看之義又見大全李繼善問答亦有叔父主昏卽可娶婦無嫌禮律皆可考之文叅以通典何承天父有

伯母慘祖爲昏主女身又小功不嫌於昏之義似當一以主昏爲主然則其父母爲宗子宗婦無故而並行醮子醮女受饋之禮者上也其父母爲支子有故而祖或世父爲主昏父母姑不得與而行昏禮其次也而皆不害爲通行之禮又有合乎身及主昏異文之義然則父母之在斬衰期後者尚可無礙況於心喪者乎此義頗甚直截誠以昏嫁失時爲人倫莫大之事故禮稱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又解者以有故謂父母之喪者其義然也今若必以通看之義行之其或喪慘相仍至有六七年不得成昏者此亦不可不慮未知崇意復以

爲如何但先生於繼善未段受盥饋處有本領未正百事俱礙之說此似與前日通看之義相符所以不敢質言以有今日申稟於門下者也又按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註謂歸夫家也及葉味道有其妻喪母既葬而歸誤歸之月尚可補填之問而先生答謂補填如今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以此推之所謂補填居處明是止於既練之前而已惟其哀情猶在而斷以服制或如門下所謂已嫁者既許其歸于夫家則未嫁者之嫁恐無異同之旨無不可矣審其然則疏義解二十三年以父卒三年後在母心

喪而嫁云者亦皆無礙未知其理本自如此而今人創見反以爲滋惑也耶並乞明示第歸家一節亦有未明者如大夫士父母之喪旣練而歸者正同婦人而其居處飲食在大祥前決無自異於宗子之理然則朱先生所謂補塡者或亦仍通心喪之內而言耶以此尤不敢自決耳高門所行與儀禮疏已在心喪而行昏家禮在期喪而主昏有異者采固知之但未知醮子受饋等節皆能不疑而準禮自行否

來諭以冠禮父母爲自爲繼高祖之宗子此於鄙意有所未安父母固有繼高祖之宗子者亦有不得爲

宗子之父母者鄙意以爲父母有三年或期年之喪則雖自有宗子而亦不可行故特言父母以明之也未知果然否至於昏禮則視冠禮事體又別其醮女醮子見婦受饋禮婦等縟儀又不但如冠禮之子拜而起立而已其於冠禮既以重服不可行則況於昏禮可知矣故愚每以爲冠昏通看者以此而已今來示引喻商證極其詳密可破古今拘攣之弊矣又朱先生論君喪三年而一月之後許軍民云則其微意可知矣但與李繼善本領不正之文又相妨礙如此愚於此亦難決定其從違矣幸更加博攷如得分明證左則幸矣而如終不果則更須酌量於二者之間

擇其長者而教之如何大抵家禮冠昏異同之文以道理言之則愚見似長以文勢觀之則高見似順若得朱先生論昏禮以失時爲重之訓則來說方得無疑未知如何大夫士既練而歸正同婦人云云鄙意則以爲此大不同也士大夫支子雖歸而其喪服自若也至於婦人則有所屈而服已除矣服既除而歸夫家者寧有復得自伸之理乎雖以其夫言之豈可爲伸其妻之情而三年不御於內同於父母之理乎斷恐不如是也

答宋子華兄弟

洪哀家親事之疑昔年嘗聞於尊祖考則以爲若使

行禮者以爲宗子主昏而我無所預云爾則將必有初喪行昏禮如尹家矣和叔則以爲婚姻失時是聖人所不欲家禮於冠禮言父母有服昏禮不言父母而言主昏者欲其主昏者無一定而不碍於爲昏此說亦有理今日洪哀只以此兩說參酌而行之而已徵於己亥而不敢言邦禮徵於閔愼而不敢言私事今洪哀如一家之親故今又妄論想必恕諒也

答李聖彌

三年之內子女婚姻雖宗子主之而如醮禮禮婦等事則皆是父母之事故守禮之家牢執不行矣

答李仲深

冠禮輕於昏禮而家禮尚云父母無期以上喪乃可行則母有親喪而何可行昏禮乎朱子所答李繼善之問似與家禮有異而又終以大本已失爲說則其意可知矣

答姪子基學基德

家禮冠禮猶云父母無期以上喪可行大功未葬亦不可行況昏禮耶但昏禮只言主昏者而不言父母故世俗使宗子主昏則父母雖衰斬猶行之是大不可也

答再從孫元錫

母有父母喪行子女昏禮未知何如

此事人家多行之昔年尹子仁與任林川耋結昏時任方居母喪子仁內子亦遭父母兩喪亦不嫌焉此雖於禮不安而以禮法家行之故人不以爲非而亦有引而爲證者亦時義然也然不安於心則從禮可也各在其人而已何必問於人人誰敢役文許人以犯汰哉之誚哉

答尹爾和

母在喪中子行嫁娶吉禮恐有所未安未知如何

母在喪中子行吉禮人情之所不安故家禮冠禮條曰父母無朞以上喪乃可行之

答或人

身及主昏者無朞以上喪乃可成昏禮訓甚嚴而近世嶺南人三年之間或葬或練而嫁女娶婦者多朞大功則九不憚焉且三十而娶是禮也今俗過二十則不欲爲壻故或有連有故過三四十而不得娶者矣若從俗娶之則非禮也若守禮法則如人之不與婚姻何且禮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又有故則如之何女子二十六年而嫁非太晚乎古人有嫁不失時之戒若過二十三年則後雖有故或葬或練而從俗嫁之如何禮所謂有故二字是三年喪乎若兼指朞大功則如族衆多之人連有故過四五十者亦可有矣其將如之何且伯

叔父母喪葬後父母必欲爲之從俗嫁娶則爲子者亦當如之何

身及生昏者無期以上喪可成昏既有家禮明文其遵守與否只在其人好禮不好禮而已但已孤者其母在喪而猶可娶妻則有朱子答門人之說此則可據而行之矣然朱子旋有大本不正之訓則亦未嘗以此爲至當之論也未知如何三十而不娶誠違禮經之訓然亦可謂冒哀而行之乎下條所謂女子二十三六年亦如此矣朱子於孟子親迎娶妻章註說分明今冒哀嫁娶與不親迎似不同矣父兄如欲犯禮行之則亦當從容婉轉開導以禮法所謂喻父母

於道者如此矣

答宋誠伯 基厚

大功葬後許主冠昏者家禮明訓凡百恐無所碍且今世頗行親迎故廢却圍繞之例因而不親迎者亦廢圍繞既廢圍繞則不過對其護者設小酌而已此何所嫌耶隣邑亦不須邀到只從簡省至佳至佳

答尹爾和

曾子問壻親迎女未至有齊衰喪註小功及緦輕不廢昏禮禮畢乃哭云而亡者若是同居之親則似難準此如何

緦小功不廢昏禮云者似通門內門外喪而言也然

叔父之下殤及外祖父母雖曰小功而亦有難行者未知如何

答俞弼卿

國恤時私家昏禮

所問議親是爲誰氏以朱子大全爲據則祔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以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中大夫以上並須禫祭然後行禮云云未知宋之承議朝請等官與本朝官職高下如何耳大槩祔廟是指卒哭後然則卒哭後官卑者行禮亦或有據耶愼齋之意則以爲斬衰在身寧有服斬而嫁娶者云爾今議昏之人若是官卑

而又今日與　大王喪有異若待服盡則大善而服雖未盡準之以承議以下則或不無大戾耶此實大節目不敢輕易論說以犯不韙之罪去歲殷孫再娶在其前妻三年內心有不安呈禮曹得其批然後乃敢行禮今此人亦稟於禮曹而行之則庶幾其不惑矣

答或人

今有人以繼高祖之宗子早亡其子年纔十一歲矣亡人之弟將娶其告廟與具書皆以姪兒爲主乎禮曰宗子自昏則以族人之長爲主今宗子尚幼有難主昏亦可以族人之長爲主乎

宗子雖未娶既當家主祭則族人昏娶亦當爲主矣若或幼稚未省人事則以此爲主恐涉於僞矣當以族人之長爲主矣且既爲宗子則雖族屬之尊者亦當以此爲主此則有家禮明文矣

答或人

衷幼華問舍弟幼章爲伯父後是爲宗孫幼華娶時幼章以宗孫主昏可乎幼章娶時或用權道幼華以堂兄主昏可乎族軒答賢史之昏賢弟主之賢弟之昏賢史主之云既以宗孫爲重則兄弟之昏宗孫皆當主之若以兄弟爲重則弟昏兄當主之而弟主兄昏兄主弟昏無乃錯雜乎

一以宗子主其兄之昏一以門長主其弟之昏皆有所據何以謂之錯雜乎

答尹吉甫 宣擧

來諭祖與父主昏云云此恐隨人而異如鄙家則孫兒之昏主之者隆姪而醮子見婦禮婦等事皆其父主之祖則只在於其堂而其父以婦見則見之而已雖有服恐無難行之義若如隆姪家則渠爲宗子隆之子昏子之時隆不主之而其父主之豈不節節有礙乎鄙見如此幸更教之至仰至仰

答金魯源

洞之昏事旣非同姓則雖近屬亦無妨也只彼家父

喪服未畢則恐未安也禮冠子則雖期服亦不可行況昏重於冠耶

貫異而姓同者東俗不嫌通昏得罪禮法深矣今者朝家新行禁條故如西伯與李副學敏廸議定已累年而不敢生意矣大抵禁令新行而士夫廢閣不憚非徒於理未安必當有罪罰矣況　朝家以禮法導民而民乃不從可乎

答李舜弼　東稷

親戚既疎而昏媾復合朱子以爲散聚之理自然如此夫豈非禮而朱子言之並以此商量也

答金延之

異姓議親以華制言之則當無問遠近而東俗則雖八九寸之外猶且驚怪惟巨室大家之好古者謹於同姓而不必拘於異姓之親漸成風俗則雖稍近而亦不爲嫌矣

納采

答李君晦

主人具書註用牋紙如世俗之禮○所謂世俗之禮如何

當時所用禮式不可考然想與丘儀所載不相遠也

答玄以規

主人具書註主人卽主昏者若族人之子則其父

具書告于宗子所謂具書是送女家書耶告宗子書耶若是送女家書則女家出見使者亦宗子主之而其受書再拜其父行之乎

以下條奉以告于祠堂之文觀之則其爲授使者書可知矣女家受書而拜亦宗子行之

答朴和叔

使者盛服將用何服耶

當用當時所尚爾然以古禮畢袗玄之義觀之則似當尚玄耳

使者復命條不用祝下儀節並同前云云未知設酒果一節亦將與前告同耶一日再行參事禮當

然否

路遠而不得於是日復命則一日再設酒果非所慮也設或再設恐亦無害

納幣

答李周卿志奭

遠地醮子者昏書月日當書以發行日耶書以納幣日耶

以告之以直信之義觀之則從遣書之日而書之似當

與李季周

涓日請期自是壻氏事故家弟欲以此奉稟而俟命

矣問名納吉古禮然矣然朱子於家禮刊去此等只存納采納幣親迎以從簡便後學行之無所闕礙而丘儀有之然其祝辭及書式皆欲去卜之叶吉加之卜占等語何也問名將以加之卜也納吉所以告其卜也將不卜則問名不亦虛乎既不卜則所謂納吉者何事也如果卜焉則祝辭書式並欲去之者又何意也是皆不可知者也大抵古人重卜筮必就於廟其禮甚嚴今人既不知其法而所謂卜之者不過詢於索精之盲人而曰卜云則近於誣矣故鄙家則依文公家禮不用問名納吉之儀而惟日期則不可不相知故與女家相議擇定矣然來示真愛禮存羊之

意矣不勝欽仰當今家弟如教爲之耳納幣與親迎據禮既不可同日而　聖考朝因沈承旨光洙搨前啓辭　上特令前期一月行之永爲定式此不可違矣如何如何書式用儀節所載固無不可然以執事文獻而不用程朱四六之式有嫌於沽未知如何家弟當以繼曾祖宗子從姪前察訪基隆爲主人矣此姪故忠臣主簿時榮之子也方居淸州馬巖里納幣時如以南平爲遠則行之於此家似好矣又念家兄是繼禰之宗又以最長房奉高祖之祀家禮有宗子有故命次宗子之文納幣行之於珍山亦好惟在商教之如何耳

答或人

楊氏數昏禮之六禮闕納幣而言徵抑徵字是幣字之義歟

納幣家禮之文納徵儀禮之文徵與幣非有二也

答閔士昂

昏禮之必稱先人先典卽不忘祖先之意耶

先人猶言昔賢也以爲祖先者亦有一說矣

答李擇之

昏書家禮有之而古禮只使使者致命後世如有事故不能作書者依古禮行之不爲無據矣未知如何

答尹爾和

昏禮納幣用繒或釵釧羊酒果實皆有禮文而貧乏者用紬綿玄纁各三數尺或玄纁紙二張未知如何

納幣用紙未聞然尚愈於全廢耶

親迎

答李季周

親迎節目當一從家禮令兒輩依教録上

答朴是魯

人之好古禮者借隣家行親迎之禮此所謂假館而毋或近於苟且耶

昏禮假館地遠則不得不爾也如冠禮以聖爲階亦

此意也

答俞弼卿

昏禮親迎註一則令妻家設一處却就彼往迎歸館行禮云設一處指壻次耶就彼即往女家耶歸館行禮即歸設一處行親迎禮耶願聞其義

所謂一處指壻所館而言也其下所謂却就彼之彼歸館之館皆指此一處而言也來諭所謂以彼字爲女家者非是

答金華叟 光老

示諭從孫婚事吾家常用家禮已爲成法今不可違矣且以女氏家言之親迎時主人出迎壻入奠鴈而

已此則與俗禮無異矣雖有所拘忌豈有難行者哉
朱子曰古禮省徑人何故不行此言當深思之也世
人或以女氏本家爲壻館而女氏父母借人家送女
于其處今尊從氏若以其日送女于壻家爲難則如
是行之如何

答沈明仲

鋪房○或云鋪之於房似通
鋪房俗語如今言書房也豈以鋪陳床席而得名耶

答俞弼卿

陳其壻室溫公註不舉其女之舉字何義
舉以語人之謂凡生子語人曰男也女也

答閔士昂

設二盥盆勺於室東隅○勺爲酌酒耶爲酌水耶勺沃手之用也

答李君晦

初昏增盛服朱子註冠帶○所謂冠帶與今所稱者同耶

朱子曰看角牴圖所畫觀戲者盡是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也如此那時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跨銙也帶具子縛住至賤之人皆用之今來帽子做得恁地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旣不便於從事又且是費錢皂

衫更費重某從向時見此三物凝其必廢如今果是
人罕用也是貧士如何要辦得自家竭力辦得着去
那家自無了教他出來相接也不得所以其弊必廢
大凡事不商量後都是如此問古人制深衣正以爲
士之貴服且謂完且不費極是好上至天子亦服之
不知士可以常服否曰可以儐相可以治軍旅如此
貴重恐不可常服曰朝玄端夕深衣已是從簡便了
且如深衣有大帶了又有組以束之今人已不用組
了凡是物事纔是有兩件定是廢了一件又云薄太
后以帽絮提文帝則帽已自此時有了從來也多喚
做巾子幞頭

答李季周

朞服旣曰攝盛則當用大夫服而若胸背則存之亦可去之亦可矣

答金延之

松翁一日挾家禮詣沙溪先生指昏禮親迎條附註所引左氏說曰近日反覆尋求而終不能曉解吾平生看書許多而無如此說之難解願從公學焉先生爲之辨析則松翁極稱其洒然而歸後數日　宣祖大王臨筵出家禮披示其說而問之曰予累日究觀而終不能通諸卿試爲我解釋筵臣傳看皆以不敢知仰對松翁乃以所聞於先生者明白進對則　玉

色甚喜曰予求通而久未通甚爲欝塞矣今日之事良幸良幸仍　教筵臣曰某官所管甚多而公餘猶能講書如此諸人何故於書不爲致意也皆辭謝愧伏焉松翁既出則追有　賞賜曰予心嘉尚以此表之云云松翁卽就先生曰吾於　榻前幾欲以新聞於金某而略知之意仰陳言到口而終不敢也因以受賜者分給云○愚每以爲松翁與沙溪先生之皇考黃岡公爲執友則年輩甚後而其下問之勤如此且於文字間不爲放過又如此先輩篤厚之風可知也其視自視之高而終受黑闇甘於自欺而欺人者何如也況我　聖祖則尤有大焉者此家禮之文非

關治國大經而猶能留意至此其勤小物矜細行之意豈非 後聖之所可法耶延之之欲詳其事者極有深意故略記以呈焉

朱子曰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 仝 是古人 伊 亦有告廟之禮 人 不知何故不同耳○左傳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弊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

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芥也又使
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
右答潘恭叔書盖謂儀禮無告廟之文而左傳
有之故云不同也
徐居甫伊問今婦人伊入門厓即廟見乙盖舉世
伊行之乙近見鄉里諸賢伊頗信左氏先配後祖
之說乙豈後世紛紛之言乙不足據哥莫若從古
爲正否哥朱先生答曰左氏伊固難盡信拏其後
厓說親迎處於有布几筵告廟而來之說乙恐所
謂後祖者伊譏其失此禮耳人○左傳隱公八年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

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註禮必先告祖廟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
廟今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
子見其事而譏之
顧信左氏先配後祖之說云者蓋謂鄉里諸賢
信左傳所譏鄭忽先配後祖之說也今居甫之
問無所譏二字故使人難曉也蓋左傳陳鍼子
所譏之意則以爲鄭忽將以親迎而來陳也不
先告於祖廟而徑來逆婦是爲先配後祖云而
諸賢錯認此文以爲鄭忽自陳迎婦而歸不先
告於祖廟而徑與婦爲配故鍼子譏之也遂因

以迎婦入門即廟見爲禮也先生所答之說以爲左氏他說固難盡信然此說則有據其後說親迎處有楚圍布几筵告廟來鄭之文則今鍼子所譏鄭忽者似指將行之時不告廟而不指已歸後不告也此則左氏不爲無據也據左傳則楚圍事在鄭忽後故云其後也

答李君駿

遂醜其子溫公註贊者止習於禮者爲之○然則醜子時贊者亦婦人耶

昏禮贊用婦人溫公說也然未知家禮之意亦如此也然溫公說似亦謂壻婦行禮時所用之贊耳其父

醮子之時則未見其必用婦人之義恐附註者誤附於此也

答或人

親迎時女家主人告詞曰歸于某官某郡姓名云云某官當是壻之父也歸字用於壻父亦可耶據以上告詞凡例則姓名下恐脫之子二字

答李君晦

遂醮其女而命之○父母已歿而兄主妹昏亦當醮而命之耶父起而命之何義

壻之無父者既廢醮禮則女亦當廢也父起而命之重其禮也又女子外成則亦所以敬之也

答朴和叔

婦服家禮只云盛飾殊未分曉第按通禮冠服之制莫盛於假髻大衣長裙以此推之今之時服雖未能盡合古制然其大致不至甚背否

婦人盛飾未考其制家禮所謂假髻大袖長裙果如今俗所用乎醜女註有整冠斂帔之文然則當用冠而不必用假髻矣但未知冠制亦如今人所用者耶

○栗宗及尼山尹氏皆有冠子耳

答或人

裙衫○裙是何服

裙韻會謂下裳也

答尹吉甫

裨制通解喪服註未能考未知在於何條然以下逸新制者見之則於古今俱無所當蓋裨之別於他服者其重只在紅緣矣欲從古制則連上衣下裳而緣之以紅欲從今制則衣身如紅長衫之樣裁用青色而以紅緣之猶爲愈於純用俗制也如何如何今此衣之裳不續兩旁際而又有襞積則與古制上衣下裳之裳有異衣如深衣之衣則與俗制紅長衫者不同矣蓋欲詳究古今爲一近正之制用於一家幸商量見教也冠子不來幸於後便付惠如何如何

答沈明仲

昏禮圖式有主人出迎壻相向再拜之節禮記又曰主人筵几於廟拜迎於門外而家禮本條但言揖讓以入無再拜之文當何以行之

家禮是酌古今適文質之書當以家禮爲正

答朴和叔

就坐飲食再盃並無殺今當以此義推之於酒從味數之類如何

再斟後亦有酒從味數乃俗禮也不用爲當

牢床家禮只用蔬果似當益以魚肉脯鮓之類以從時宜然亦苦無品節若依五禮儀七果五果之說誠有所據第今日亦莫知其何謂則不得已俯

從俗制否

七果五果之說似有可據矣然雖未滿此數不嫌於國奢示儉之義也

答李君晦

就坐飲食註初一杯祭酒舉殽後二杯皆舉飲不祭無殽前後不同抑有其意歟

初一酌專爲祭神也後二酌爲飲以安食故不同也

答俞弼卿

壻婦祭酒舉殽云者壻婦一時行之耶舉殽之義如何又壻揖婦舉飲云者壻揖婦則婦亦舉飲耶不祭無殽是何義耶

初言祭酒舉殽壻婦一時行之禮也再言壻揖婦舉飲壻自飲而導婦使飲也祭酒舉殽者古人飲食必除少許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故祭酒於地舉殽少許置豆間空處也再斟三斟皆不祭者以初斟已祭故也祭禮則三獻皆祭與此不同未詳再斟三斟無殽古人飲食之禮然也

答朴是魯

儀禮同牢圖特豚兎腊鮒魚醢醬菹醢黍稷大羹涪等都不解了願聞其義

儀禮圖特豚是一豚也兎腊是兎之全體而乾者也本經各有註說可考也

答或人

同牢禮所謂牢者是何物而又爸謂牢瓢此牢字亦何義歟

牢養畜之屋故謂畜爲牢謂爸爲牢瓢者謂行同牢禮時所用故云爾

答李君駿

註姆與婦留室中○所謂室中指女氏張陳之室則此室曾未有出入之文也與下文之復入不合指婿家設位之室則此室非寢室與下文脫服燭出又不合可疑

此所謂室即上所謂鋪房也其所設位亦謂此室也

婿婦將寢于此故婦仍留此也

婦見舅姑

答李君晦

厥明夙興註舅姑坐於堂上東西相向○冠禮時主人主婦皆南向坐而此則相向未知何義舅姑有父母則別用贄幣以獻之耶其坐次當如何

夫婦相對坐常禮也冠禮受子拜之時則諸父在東諸母在西若夫婦相對而坐則背東背西故不得不南面也丘儀則於此亦當南面也舅姑之父母則家禮所謂尊於舅姑者其禮詳于本條矣

答朴和叔

舅姑之位東西相向而或云無舅則姑南向此說果有所據否

舅雖不在其姑似不可據南面之位耳

贊幣以禮輯等說觀之似是贊爲虛字而只用幣代古之棗栗腶脩也儀禮五禮儀及今俗乃無用幣一段反與家禮之文相反此不至未安耶今或兩用贊幣云未知如何第下文無贊不用幣二端分言之則或此是否

有贊且有幣也單言贊者幣亦舉之矣

庶婦改席或云庶婦依冠禮庶子改席房外之西果可行耶

只言吹席而不言其向背略如席子冠禮或不至無據耶不敢質言

答或人

古禮見舅姑時只用贄家禮兼用贄幣然世俗單用之從俗恐無妨禮曰婦人之贄棗栗腶脩所謂腶者捶脯施薑也古禮及家禮贄之器數無文而世俗並盛棗栗脯脩于一器從俗恐無妨若從家禮而並用贄幣則不得不各盛一器矣雖或用幣非必布帛也紙束亦可昔年尼山尹叅判家行昏禮時亦用紙爲幣矣○據古禮則棗栗與于舅腶脩與于姑衣服家禮只言盛服而已無當著某服之文當用世

俗所用之盛服耳

答李周卿

舅姑既沒則婦入廟行奠采禮其祝辭曰來婦某氏敢見云

答李季周

女親迎翌日當見舅姑而今既過兩月咫尺不得見則已是變禮也且既不親迎故有此相妨節目正朱子所謂本領未正百事俱礙者夫既不親迎而欲致詳於見舅一節是不能三年而緦功是察者也要之隨便宜以行似當矣

答朴和叔

尊於舅姑者如見舅姑之禮云者似指兩階下四拜而已或謂幷與其贄幣前後四拜而皆同云然則尊於舅姑者雖多皆行此禮歟家禮間有參用時俗處恐不至如此之無所限節如何

既曰如見舅姑則其禮似不可降殺矣所謂尊於舅姑者舅姑之父與祖伯叔父以上也

答李周卿

世俗新婦見舅姑時若有夫之祖父母則執贄於祖父母而於舅姑則只行四拜而無贄以家無二尊之義言之則此固當矣而若以相承代序之義言之則覺甚未安先執贄見於舅姑次又執贄見

於祖父母未知如何或曰家禮婦見于諸尊長條下小註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此即指夫之祖父母而言也新婦之先見舅姑次見祖父母無可疑也或曰祖父母事體莫嚴豈可以諸尊長混同泛稱耶此尊長指旁親尊於舅姑者而言此二說何者爲是歟

既曰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據此則其先見舅姑而次見祖父母可知矣其上條先有見舅姑之禮其下有諸尊長之文此所謂尊於舅姑者其爲夫之祖父母可知矣

答或人

婦見于諸尊長條註云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於兩序如冠禮無贊所謂無贊遍上尊於舅姑者而言耶但指諸尊長而言耶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上拜之如舅姑禮云見尊於舅姑者既如見舅姑之禮而有贊則於此亦當有贊耶且宗子雖非尊行亦當拜之如舅姑耶尊於舅姑者既曰如見舅姑之禮云則其有贊可知其曰無贊者單指諸尊長而言之也古者宗子有君之道焉故宗子雖疎且卑屬皆有齊衰三月之服其見之之禮與舅姑同何疑乎

答琴舜瑞 鳳儀

註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廟若在尊長家則如何

先見尊長而後見廟似宜

答李季周

朱子答李繼善婦盥饋之問以爲毋若有服則亦難行此禮據此則當廢盥饋之節矣然繼善之母服則是爲子三年也與今姑服大功有間矣

答朴和叔

冢婦饋于舅姑酳酒置舅卓于降俟舅飲畢拜與下文獻姑飲畢婦降拜不同豈有禮意於其間耶

舅不在則姑獨受饋否

或云此拜字是升字之誤竊恐饋于舅姑與初見時有差故皆獻舅姑訖揔拜之也其下薦饌又殺於進酒故不復拜也未知如是否恐涉杜撰皇恐皇恐姑雖獨在饋禮似不可廢

答俞弼卿

饋舅姑溫公註合升何義

舉牲全體納之於鼎也

舅姑饗之註舅姑降自西堦婦降自阼堦何義

阼階主人之階示以家事授婦使爲主人之義也昏義曰以著代也

答李君晦

舅姑饗之註阼堦○阼堦乃主人升降之階也主婦亦不得由新婦由之何也

昏義曰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註婦代姑將爲主於內

答或人

介婦無饋舅姑之文舅姑亦無饗之之儀

答李周卿

父率子往婦家成禮後不見新婦問解已有定論固當遵行而但婦家遠在于歸未易拘於情理必欲相見則婦當執贄而四拜耶抑只行單拜而執

贊四拜則以俟于歸之時耶
既執贄而見則行四拜禮何疑耶
壻見婦之父母
答李君晦
婦父非宗子即先見宗子○婦則先拜舅姑後拜
宗子而壻則先拜宗子何也
婦之於夫家由親而及疎故與夫成婦然後見舅姑
見舅姑然後見尊長及諸親壻於婦黨但從其尊卑
之序故先宗子後父母也
次見婦黨註所謂上儀指上文婦母闔門左扉之
儀耶

不但閫門左扉迎送揖讓皆舉之矣

婦家禮壻註程子曰云云○嚴肅之事莫過於宗廟祭祀而尚用樂則昏禮以嚴肅之故不用樂云者未知其義

祭禮用樂所以娛神也與昏禮自不同

答權致道

示諭同昏禮云者近出於士夫家夫人家父母之俱得高年者實不易得之喜事每聞人家行此孤露之心未嘗不黯然傷感也第念三代之盛世登壽域其得百年者甚多故有人君問百年之禮雖曰三十而有室至九十則正是同昏之歲也今俗之所行者若

果宜於天道合於人理則聖人必制爲節文以教於良矣且以婦人言之再行醮禮與一與之醮云者其名義不甚正當竊恐不可使此名習於人之耳目也然人子之情至於是日不能昧然經過則不過設酌以賀略如生朝之儀者其或無妨耶大抵此事必須先定其當行與否然後有服無服從可問也苟曰可行而不可已則當看家禮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條而處之也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七十五

禮疑

喪禮

答尹爾和

家禮闕略處不補以他書甚有窒礙處此備要之所以有功於後學也

初終

答玄以規

周夜半爲朔商雞鳴爲朔陰陽家皆以子時爲明日然則雞鳴前子時死者當從何日乎

日分必終於亥而始於子初二日之子自不干於初

一日也

復

答閔士昺

喪禮復條自前榮升屋中霤云者當釋以升於屋之中霤邪抑升屋而中於霤邪謂升於屋之中霤也

答尹爾和

復呼字禮有明文而要訣不稱名與字何義歟恐是俗禮然也

答或人

復衣浴後去之云者謂去之於身上其後置之靈座

葬後以爲遺衣服自是常行之禮也

立喪主

答宋誠伯

以同居之親者主之之文觀之則兄弟中最長者當主之而如此則嫌於仍奉先祀故世俗有固避者若然則主婦當主之然禮又以爲婦人主喪終是非禮未知如何吾意莫如急急立後走人於京疾速　啓下凡百皆順矣此在久姪手中是一言而可定者也須勿緩如何如何

答韓汝尹　聖佑

據大明制則若無同親及功緦親取遠房同姓爲

後云云今洪參判孫婦不計遠近而立後則凡事皆順事之善者無大於此矣

兄亡弟及自古禮有之然今參判公則長孫婦生存而自有立後之道斷之爲兄亡弟及之禮亦未知如何也若如玄石之論姑置之以待兄弟生子而立後則其未生子之前參判公喪及先世祭祀其誰主之耶此甚難處者

周元陽祭録婦祭舅姑者祝詞云新婦某氏祭顯舅某官顯姑某氏祭夫云主婦某氏祭顯辟某官據此則以參判公孫婦姑爲主祭不爲全無所據矣

答金文仲

所詢變禮比來京裏人多以此來問蓋近世宗法至嚴有長子妻則待其立後承宗而不敢遽從兄亡弟及之文矣然禮無婦人主喪之義疑禮問解雖兩引或說以爲婦人主喪之證而亦曰終非正禮此誠出於千萬不得已者也近者洪叅判處厚家宗事亦類於來問之意未知其家終如何處之京中文獻之地必有正當歸一之論須問於其家且廣詢於知禮處如何

或云以次子主之而具由告於柩以終當待長子妻立後歸宗之意似好未知如何洪左尹處大之論如此云

答閔大受

兄卜弟及自是不易之正禮但以伯氏家言之則冢婦尚在而當復立後主祀矣未知一家之議果如此否若然則次子之遽爲喪主不能無妨矣頃年金安陰震粹之喪其家事體一如伯氏家而其次子昌鎭以奪適爲嫌固辭攝主故其家不得已從其所願而其冢婦又以姑在不敢爲主爲辭蓋家禮初喪則亡者之妻爲主婦故此於道理與禮意未知如何而其嚴適之義則得宜然婦人無奉祀之義此便相礙矣第以周元陽祭錄見疑禮問解題主條爲證則亦不至無據耶凡事次子皆可攝行而惟題主爲難處耳金家禮當

時欲以質於士友間而適此禍故此事大有所嫌故終不欲發之於口矣今執事若參禮律證古今以爲適中之宜則當爲士友家模式矣罪迹願從後與聞而定其疑矣

答李君晦

承重孫祖喪未畢而死無子則次孫當代執其喪攝行祭奠而其妻亦當從服耶旁題姑書以次孫名待承重孫妻立後而改題耶

禮經有兄亡弟及之文兄死無後則其弟代之一如其兄之爲不可以攝言之也攝者主喪者幼未能將事或有疾病則他人假其名而行之之謂也若兄亡

弟及則其弟正爲主人矣與此不同矣但兄妻在而欲立後則其弟難於遽行主人之事也如金副學慶餘家長孫死而無子其妻欲立後故其弟昌錫固辭弟及之禮然亦無可立之子故不得已以婦人主喪此亦人家一變倒也未知如何問於知禮者示及幸甚

答玄以規

爲長子斬衰者爲妻期者當官在遠則其子在家各主其喪而題主則以父與夫書之乎或老病不堪主祭則其子主祭而題主乎

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無論父之在遠與老病亦當以父爲主而攝行之矣惟七十老而傳然後子得爲主

矣

答朴和叔

舅主婦喪依服問及喪服疏則不主庶婦依奔喪則亦主庶婦之同宮者但禮記集說奔喪父在父爲主下統言父主之義而不録本疏只主同宮之文而朱子答陳明仲及語類一條亦不分適婦庶婦而並言之然則將依集說及朱子說不論同宮異宮而統主婦喪耶抑此兩疏係是泛論故自不分適庶而既主其喪則當用本疏同宮異宮之義耶若是舅所當主之喪雖舅方在斬衰中亦無所礙耶

下詢疑禮此尋常未解而思質於執事者也此同出古經而彼此逕庭有難適從然無論適庶與異宮同宮一主於父在父爲主之說然後無有妨礙牴牾之弊矣舅在斬衰中則雖主婦喪而亦當看事之輕重有可權攝者則不必自主之也未知如何

答李汝九

凡喪父在父爲主不但子婦之喪孫及孫婦之喪皆當主之若孫之喪其父主之而祖不得主則三年後祔廟時以誰爲主而祔於何處耶

據禮則其祖當爲主而祔於其祖所謂中一而祔者也周時貴貴大夫不主庶子故庶子各主其子後世

不然故無長庶皆其父主之矣

答或人

凡喪父在父爲主其舅只主虞祭云者自是一說豈大夫不主諸子之喪之意耶然從此說則多有窒礙處不若從前說之爲無弊也

答洪友周

禮喪有無後無無主東西家里尹尚且主人之喪況外孫乎然若有本家之親則有所不敢焉爾

易服

答或人

初終易服條服人無免冠之文而世皆免冠未知

此昉於何時而期功重服不免冠則似駭俗奈何初終期以下無免冠之文而但重服着冠自如則莫或駭俗耶

答朴受汝

期服於初終崔氏既有白巾之文則或布或綿或紙何所不可雖倉卒亦無難辦之弊矣若拘於此而期之重服終著吉冠則尤似駭俗無寧從俗去冠也且白巾用於免前免時則當去白巾矣若仍著白巾則勢當於巾上加免而繞免於巾尖何所不可此等事恐不必切切太拘泥也昔有問綴住屈冠於首經者朱先生答云綴之亦可不綴亦可先生之意可見矣

然微先生之盛德義起則不如一從禮文者庶幾寡過矣

治棺

答朴士元

油杉土杉

朱子諱松言杉油杉卽松之有脂者土杉其無脂者也愚之所聞於師門者如此

答李擇之

周制棺槨七寸以周尺度之今則以木尺度之周尺七寸視木尺三寸不至大懸絕矣家禮則無寸數而溫公之論棺不欲厚其厚之稍減者意者始於趙宋

乎

答閔士昺

治棺漆布以布裹棺而漆之耶抑只裹棺縫耶

漆布不見於家禮而備要言之恐只可用於棺縫耳

襲

答或人

備要陳襲條大帶此註所云蓋謂若無大帶則用常時所帶者云爾其上襲具條無則用平日所帶所謂無亦指大帶而言也非謂條帶也條帶是屬於大帶者何可自爲一件事耶

答李厦卿

婦人襲用帶禮無明文若用則用何帶歟

婦人襲不問用何服而只問帶抑有意歟據古禮則婦人亦當用深衣（儀禮婦人喪服可見）然則其用深衣之帶無疑矣

答李君晦

婦人喪襲用掩深衣履既聞命矣深衣布及緣用何色而其制可用衣袂屬幅裳十二幅之制耶小大歛上服用何服耶

婦人襲用掩見於家禮附註當用深衣可考於曾子問矣既用深衣則其制當如男子而帶亦當用深衣所用之帶矣其小大歛上服則不得已當用東俗所

尚之服矣

與朴子玉

上衣以紅綃製之則是紅長衫也紅長衫是東俗嫁時之服禮嫁時服不以襲則今製此用之未知如何聞京中內喪以靑黑色製衫爲襲云此無乃爲宜耶以正禮則依儀禮經傳通解續所載婦人喪服之制如男子深衣而用之似可矣首則用掩無疑矣

答朴世義

近來婦人昏喪皆用圓衫此果合禮耶帶用何制婦人昏當用裨衣喪當用深衣裨亦是深衣而但緣用紅色爲異帶亦如深衣之帶而亦以紅緣其紳之

旁及下也

答宋季興

質殺製法喪大記與士喪禮疏分明各是一說大記疏則縫合一頭及縱者一邊而綴帶於不縫之一邊士喪疏則縫合一頭與縱者兩邊而仍於質之下口殺之上口相接處綴帶也大記士喪皆鄭註而太簡難曉又孔賈兩疏不同以致疑惑耳

來示謂既曰合一頭縫一邊則所餘者乃縱一邊橫一邊何以曰餘一邊耶云云盖不言橫一邊而只言縱一邊故疑之耶此則不然其上既曰韜上韜下則其橫一邊之不縫不言而可知故不言也

答李廈卿

禮掩練帛長五尺析其末註云爲將結於項中又還結於顧下然則析其末爲四脚前二脚抹額而結於項後復收後二脚以結於顧下也註所謂項中似是項後中未知然否

以還結於顧下之文見之則似是析其一頭之意而儀禮疏又有後二脚之文此則似是兩頭皆析之意二說各是一意耶未敢質言耳

答俞弼卿

樸頭如四角巾之制既聞命矣陳襲衣劉氏註以鐵爲脚長三四尺云莫適所從願聞的確之論

朱先生曰幞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

答閔士昂

祖父母父母借喪襲斂以尊卑爲主而先祖後父云父死未及襲而祖死亦可以尊卑爲主耶若是同日則當先尊後卑矣

答李顯稷

初喪用帳必素者何義耶

劉氏以爲靈座之間盡用素器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帳之用素或出於此耶

飯含

答尹爾和

長子病則飯含等事當代以次子乎長子之子乎古禮有使客爲之之文引用此文或爲有據矣

小記子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然則飯含贈玄纁亦當使夫若子主之耶

飯含亦有賓客爲之之文恐無一定之主也贈是重禮舅似主之而既無明文不敢質言

答俞弼卿

飯含時幎巾之制何如

儀禮士喪禮布巾環幅註環幅廣袤等也開元禮作方巾儀禮疏此爲飯含而設所以覆尸面者註又曰嫌有惡又曰爲飯之遺落米也註說不同未詳

答或人

幎巾非幎目也當別製巾用之耶

幎巾是襲後覆面之巾也子孫含則舉此巾賓客含則當口處有孔使之不舉而含焉卒襲時去之與下幎目各是一物也

答李憺

飯含米用二升而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左及右

中云云不言多少故人家多於飯含之際僅抄十許粒用之似失於太少既櫬齒使不合以俟飯含則當以滿實爲度未知如何

飯含抄米多少隨宜禮書亦未有定式耳此孝子不忍虛之意而終歸於腐爛竊恐從少爲宜也

答或人

喪禮飯含實錢何數

禮曰不用食道用美焉

靈座　魂帛

答愼後尹

施而覆以帕則略似屏樣故置魂帛於其前家禮之

義不過如此

答李聖彌

父母偕喪靈座當各設乎

既不可同殯則靈座各設復何疑乎喪人當常在父殯統於尊故也父母喪同時在塗則當先父後母

答韓伯圭

設魂帛條只言覆以帕不言加箱蓋自初喪至葬不加箱蓋只覆其帕耶

家禮魂帛無用箱之文至返魂註始有魂帛箱之文然用蓋開閉則未有考豈置帛於箱而以帕或覆或開耶

答李厦卿

栗谷先生云朝奠後魂帛不可入于箱夕奠後始納箱而入于帳內此於家禮既無明文而魂帛無故終日出置未知如何

開閉出納甚覺煩瀆只依祭時神主之儀以帕代櫝之開斂如何大槩家禮無明文只得隨事之便耳

答金魯源

束帛箱家禮及備要俱無開闔臥立之節而世俗夜則闔而臥置之晝則開而立置之未知如何臥置似是禮意

答韓伯圭

家禮設魂帛條鑿木爲重其制何如

重鑿木爲之其形如鬲蓋鬲是飲食之具而鬼神憑依飲食故用之

答閔士昺

設魂帛條大夫無主之義願聞其詳

大夫無主禮經之文亦有有主之說金先生嘗以有主者爲勝

銘旌

答閔士昺

無官而非學生者既稱以學生則非文非武之庶孽亦可稱以校生耶

從生時所稱可也於家禮復條可見矣

答或人

未成人銘旌女子則書以某娘男子則書以某秀才云則庶乎相稱矣

答玄以規

在室女子銘旌及神主當何以書之

在室女子銘旌世俗皆書某氏神主亦然然神主粉面書亡子名則女子亦當書名矣第東俗甚諱女子名恐難猝變也

答洪友周

武藝庶孽銘旌

以武學或以業武書之如何

答宋文哉 炳文

今日始事號慕何堪銘旌至煩千里來託此亦不忍辭而冒副矣第所題於尊祖妣者苟如來示則寧有夫削其官而婦有其封之理乎又豈有一槨之內夫卑婦尊而可安之理乎欲以孺人書之則又非諸君之所能安者百爾思之未得其當略據婦人誌蓋之稱如此書選莫或不駭於瞻聆否須奉議於嘉興侍者如以爲不可則亟與換之毋令添一罪也用於尊位之稱當時重卿諸君見時出示程子書中題主書別號及子孫稱父祖爲先生之文矣來示何故如是

也家禮婦人不書鄉貫書鄉貫實出於娶同姓之家故今不書之矣

答吳順之

妾人銘旌神主書以氏字似涉僭猥娘字恐不無娼女之嫌世人或書以召史未知何如

妾用氏字未見其僭娘字亦未有娼女之嫌朱韋齋稱朱子母夫人爲娘矣召史之稱果不典雅矣

答李顯稷

嫡庶婦人死後并稱某氏則嫡庶無別如何并稱恐無不可古禮皇后稱氏諸侯夫人亦稱氏士大夫妻亦稱氏矣

親厚入哭

答尹爾和

喪家雖未及置靈座設魂帛若是襲後則親厚之人可入哭而拜之歟

靈座魂帛銘旌之具一時皆備則待其設而哭拜可也如或曠日未設則親厚之人何可等待不入哭乎哭尸而當拜與否則未有明文不敢質言

答閔士昂

入哭條臨尸哭盡哀則出拜靈座時不哭耶當看情義之輕重也

小斂

答或人

舒絹疊衣五禮儀去絹字今人家小斂時亦無舒絹事未知此爲剩字耶

此四字人皆疑之然以文勢觀之別以絹先鋪於當頭處然後疊衣藉其首仍捲兩端補其肩虛處而以絹結之使不解散則肩上不殺而小斂正方也

答具濟伯

袒義尋常疑之只是記日袒括髮變之至也常以此爲主而餘義則不敢質言耳

答或人

飯含時左袒爲其便於事也小斂後袒何義耶

檀弓曰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答韓伯圭

家禮則括髮以麻繩撮髻也語類則謂括髮是束髮爲髻其撮髻與束髮爲髻之制同耶異耶所謂爲髻者小斂之後斂髮束結於頭上者耶撮束於腦後而垂髮者耶願問其詳

括髮古者無被髮之制故但以麻繩圍繞於髻而謂之括髮齊衰以下之免亦然矣但有麻與布之異耳家禮所謂撮髻者亦是繞髻之義耶至於語類所謂束髮爲髻云者似是束其所被之髮而爲髻之意然

則與古之所謂括髮其制不同耶先師於家禮輯覽
亦無定說今不敢質言

答梁以杞

小斂後免非爲斂髮也免冠故免以代之耳

大斂

答朴和叔

嘗聞朴潛冶權晩悔以家禮葬後無徹靈床之文
終三年行之說者又謂三年內朝夕上食亦非事
神之道靈床終喪可也未知如何靈座本註旣曰
設奉養之具大祥始徹二家似亦據此朝奠下註
又曰設盥類之具於靈床側以此觀之靈座本註

無乃只是未設靈床以前事耶然則葬後靈床終無見處此可爲不設之證耶

靈床之制世俗夕時展衾正枕一如平時然後奉魂帛置于衾枕之間雖似猥屑然以朝夕設奉養之具如平生及設盥櫛之文觀之則如此恐亦無妨也三年內不徹靈床之諭未敢深信也蓋靈床本爲出入魂帛而設者魂帛旣埋則雖無徹之之文而似當於此時並徹之也大抵家禮如此等處間或有之如腰絰散垂終無結之之文豈可因此而終三年不結之理乎婁扇亦無入壙之文亦未知終如何處之也聞朴門諸人三年散絰不結亦不以婁入壙其尊信家

禮則可謂至矣然安知此非闕文耶若如朴門之論則大祥之日亦當飲酒食肉而復寢耶家禮若經夫子再修則此等處未知如何區處耶此爲千古之恨矣亦恨不及質於朴丈在世時也靈座靈床兩設盥櫛之具似無是理靈座註說云云恐是未設靈床時事也

答或人

父母之喪雖有齊斬之異名而其致哀之道一耳家禮寢苫枕塊雖只據斬衰而言然以其下文時見乎母者觀之則但據父喪而言故只言斬衰也其下所謂齊衰則指五月三月杖期不杖期而言非謂母喪

也大抵齊衰有單指母而言者有並指五月三月而言者或有並指杖期不杖期而言者當各隨文勢事理看也

答或人

三年之喪藉藁枕塊塊是何物也

禮記作凶註土塊也

成服

答或人

人家或以喪具未備四五日後始得入棺則已過禮制之期日矣入棺日時差早則當日內成服未知何如

先王制禮既以入棺成服爲死者生者之日其所以分而二之者深意存焉今何可以入棺之進退而合之於一日乎

答柳子壽

成服條雖無哭再拜之文而從俗因朝奠設饌則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哭再拜行禮何如成服後相弔如儀云者其儀何如

既曰朝奠則何可不拜家禮既曰相弔如儀朱子時必有其儀而今不可考耳世俗男女相向跪哭依此行之亦無所妨耶

答閔士昻

國恤時私家成服

國恤時私喪不禁成服此與古者有官者朝夕君所者有間矣

喪服負版之義可得聞歟

負其悲哀之心之義

答或人

絞帶一條大半腰絰中屈合之其大如絰云絞帶之大若同腰絰非但穿股插結之難與絰無差等亦可疑世俗絞帶之大半於腰絰雖便於著而恐非禮意如何且腰絰寸數家禮則不及於首絰今俗首絰反細於腰絰此亦失禮意而然耶

絞正帶也經加帶也絞蓋象吉服之革帶也經象大帶也其在吉服先以革帶束衣而加大帶於其上故大帶有紳之名紳者申也蓋申束革帶之義也此乃朱子說也然則絞旣正帶則與經同其大何足疑乎首經之小於腰經禮之末失也

答金魯源

經帶三重四股之制昏不能覺得願承明教

最初單一股爲一重以此一股疊以爲繩爲二重又以此繩再疊爲三重如此則自成四股矣

答李汝九

婦人服制儀禮連衰裳具經杖之制所當遵行自

先世用大袖長裙而無杖矣雖不盡用古制而杖則用之無害於存羊之義乎

婦人大袖長裙無杖自是家禮之文雖違於儀禮似無害矣既用大袖長裙而用杖則兩違於家禮儀禮未知如何

答朴士元

大袖長裙與參禮時大衣長裙不同耶

其制當無吉凶之殊矣

答李厦卿

備要婦人服制言絰而不言冠何歟

婦人服有絰無冠無疑矣

答朴和叔

喪服婦人蓋頭之制備要云以布三幅聯之其長與身齊更無他制則竊意與今袱子稍長者一樣未知以此製用無妨否宋時婦人似是吉凶皆用蓋頭如居家雜儀喪禮朝祖之類可考第此服必以兩手執之以擁蔽其面其出外則固可未知在堂參祭時亦當用之否

蓋頭之用於祭時未之前聞且家禮不言其制尋常以爲與我國婦人所著不大相遠也其吉凶皆用則無疑矣○儀節既曰全身障蔽又曰以一幅布爲之中國布其幅雖濶恐不可以一幅全身障蔽尤不知

其如何也

答李君晦

家禮斬衰三年註云凡婦人皆不杖然則妻爲夫服雖衰似當無杖而世或有爲夫杖者此禮何據若有杖則用竹乎用桐乎

婦人服制家禮無杖而據儀禮則似不可闕故家禮附註丁寧言之可考而知也舅夫是斬衰則用竹何疑齊衰桐亦甚明白矣

答或人

斬衰章下小註引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大夫世婦杖子夫人是諸侯之子與子婦而所謂

世婦者大夫之妻耶抑君之妾歟
皆以國君之喪言之也君之妾大夫之妻同謂之命婦

答俞弼卿

楊氏註適摶之摶字
摶儀禮作摶註摶廣也今家禮誤作摶故使人生疑

答閔士昂

菅與菲不同否
菅草名菲草體也

衰裳記未知出於何書
衰裳記是經文而於其下有記文故云衰裳記記子

夏所作也

答尹爾和

喪服失制不可追改問解言之然斬衰間用齊衰制齊衰間用斬衰制則不可不改未知如何服既成而中改之朱先生明言其不可矣然斬衰之失而爲齊衰齊衰之失而爲斬衰如此大節目何可不改也

答或人

有人兄死於今日父死於明日其兄成服時父服雖未成當成兄服耶抑待父服成而成兄服耶兩日之內兄與父次第亡則當待父喪成服之日先

成父服而次成兄服也據老先生答姜博士問則似當如此然姜博士問則舉祖父母與父母故老先生以先祖後父爲答矣今此問則兄與祖有間兄雖先死似不敢先成其服矣未知如何